

欽定舊五代

卷百三
十七之
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PDG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第一

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其王曰錫里濟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沁丹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郡達靺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寢盛有時入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僞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

秋暮卽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卽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實里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與之和張幄幕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實里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沁丹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及沁丹政衰有別部長耶律安巴堅最推雄勁族帳漸盛遂代沁丹爲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安巴堅爲主乃怙強恃勇不受

諸族之代遂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篡吾欲今冬大舉弟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安巴堅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擄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安巴堅亦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爲我翦彼仇讎與爾便行封冊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答其

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卽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
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
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所寇掠旣盡
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十三年八月安巴堅
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
莊宗赴援于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爲
衆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于祁溝關返攻新武周
德威以衆擊之文進不利乃奔于契丹引其衆陷新州
周德威率兵三萬以討之北騎援新州德威爲其所敗
殺傷殆盡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

言五十萬幽薊之北所在北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語在莊宗紀中十八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弑其帥王鎰莊宗討之時定州王處直與文禮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爲援十二月安巴堅傾塞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宏以兵城守契丹長驅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王郁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契丹渡沙河軍中咸恐議者請權釋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獫狁

孔熾自古有之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
志滅匈奴況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
數年俘二突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集山東王
德明廝養小人安巴堅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
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駕馬同行看吾破之莊宗親御鐵
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
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北
騎散退時沙河微冰其馬多陷安巴堅退保望都是夜
莊宗次定州翌日出戰遇奚長托諾五千騎莊宗親軍
千騎與之鬪爲其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出入

數四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其陣
掖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
者相望于路安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
令我到此乃引衆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安
巴堅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
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
州發二百騎偵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還天祐末安
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
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
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

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
人其國人號安巴堅爲天皇王同光中安巴堅深著闢
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其後三年舉其衆討渤
海之遼東令托諾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
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告哀至西樓邑屬安巴堅在渤
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旣至謁見安巴堅延入穹廬
安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
坤未致命安巴堅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
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洛陽軍變今
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

討旣聞內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
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安巴堅號咷聲淚俱發
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
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
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
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
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旣歿當合取我
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
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
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托雲在側謂

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祇如天皇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安巴堅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自此願以爲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

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
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得
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
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卽位未辦送來
續當遣使至矣安巴堅忻然曰聞西有劍閣兵馬從何
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
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劍閣如平地耳
安巴堅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
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坤至止三日安巴堅病傷寒一
夕大星殞于其帳前俄而卒于扶餘城時天成元年七

月二十七日也其妻舒嚕氏自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
亦從行得報而還旣而舒嚕氏立其次子德光爲渠帥
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明年正月葬安
巴堅于木葉山僞諡曰大聖皇帝安巴堅凡三子長曰
人皇王托雲卽東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卽德光也幼
曰阿敦少君德光本名耀庫濟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
唐天成初安巴堅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少子阿
敦少君往渤海國代托雲托雲將立而德光素爲部族
所伏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使
摩琳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爲父求碑石明年許

之賜與甚厚并賜其母瓔珞錦綵自是山北安靜蕃漢
不相侵擾三年德光僞改爲天顯元年是歲定州王都
作亂求援于契丹德光陷平州托諾以騎五千援都于
中山招討使王晏球破之于曲陽托諾走保賊城其年
七月遣特哩袞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于唐河
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于要路生擒特哩袞
等首領五十餘人獻闕下明年王都平擒托諾及餘衆
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嘗遣紐赫美陵來
求托諾骸骨明宗怒其詐斬之長興二年東丹王托雲
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長興末契丹

追雲州明宗命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祖爲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賁表乞師願爲臣子德光白其母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雁門至晉陽卽日大破敬達之衆于城下尋冊晉高祖爲大晉皇帝約爲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內及新武雲應朔州之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三十萬時幽州趙德鈞屯兵于團柏谷遣使至幕帳求立已爲帝以石氏世襲太原德光對使指帳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爲父子之盟石爛可改矣楊光遠等殺張敬達

降于契丹德光戲謂光遠等曰爾輩大是惡漢兒不用
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光遠等大慙晉高祖南行德光
自送至潞州時趙德鈞趙延壽自潞州出降于契丹德
光鎖之令隨牙帳晉高祖入洛尋遣宰相趙瑩致謝于
契丹天福三年又遣宰相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持節冊
德光及其母氏徽號賁鹵簿儀仗法服車輅于本國行
禮德光大悅尋遣使奉晉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是歲
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爲樞密使
升幽州爲南京以趙思溫爲南京留守旣而德光請晉
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往緘題止用家人禮但云兒皇

帝晉祖厚賚金帛以謝之晉祖奉契丹甚至歲時問遺
慶弔之禮必令優厚每北使至卽于別殿致敬德光每
有邀請小不如意則來遣責晉祖每屈已以奉之終晉
祖世畧無釁隙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
不先承稟擅卽尊位所賚文字略去臣禮大怒形于責
讓朝廷使去卽加譴辱會契丹迴國使喬榮北歸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
乃中國自冊稱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橫
磨劍要戰卽來榮至本國具言其事德光大怒會青州
楊光遠叛遣使搆之明年冬德光率諸部南下開運元